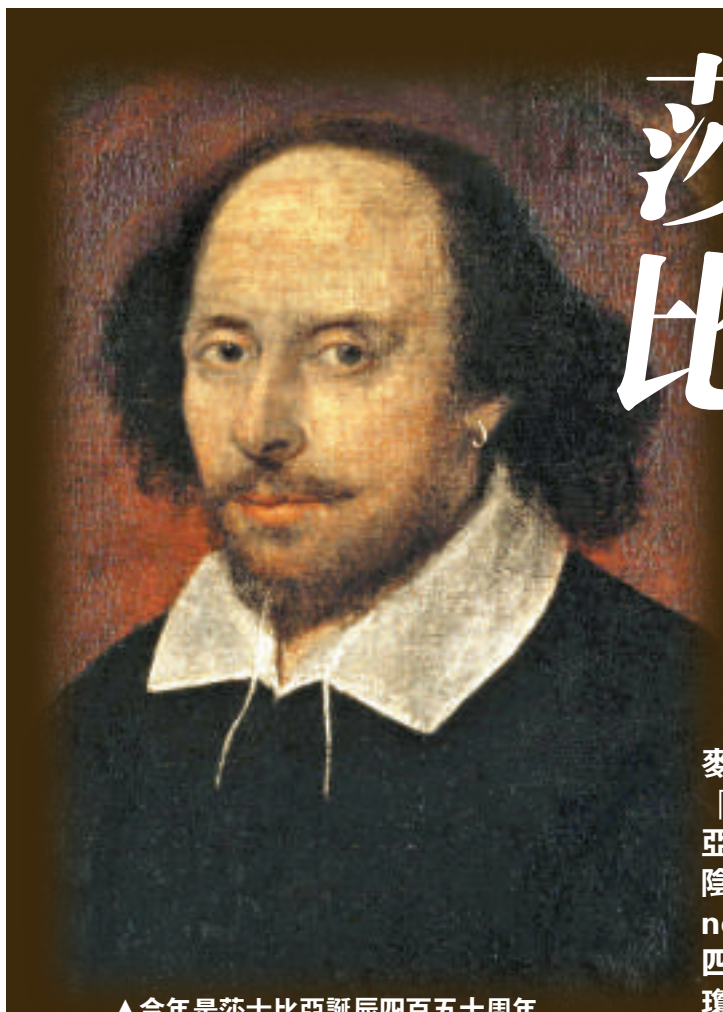
書海漫遊 Books

莎士比亞與麥克法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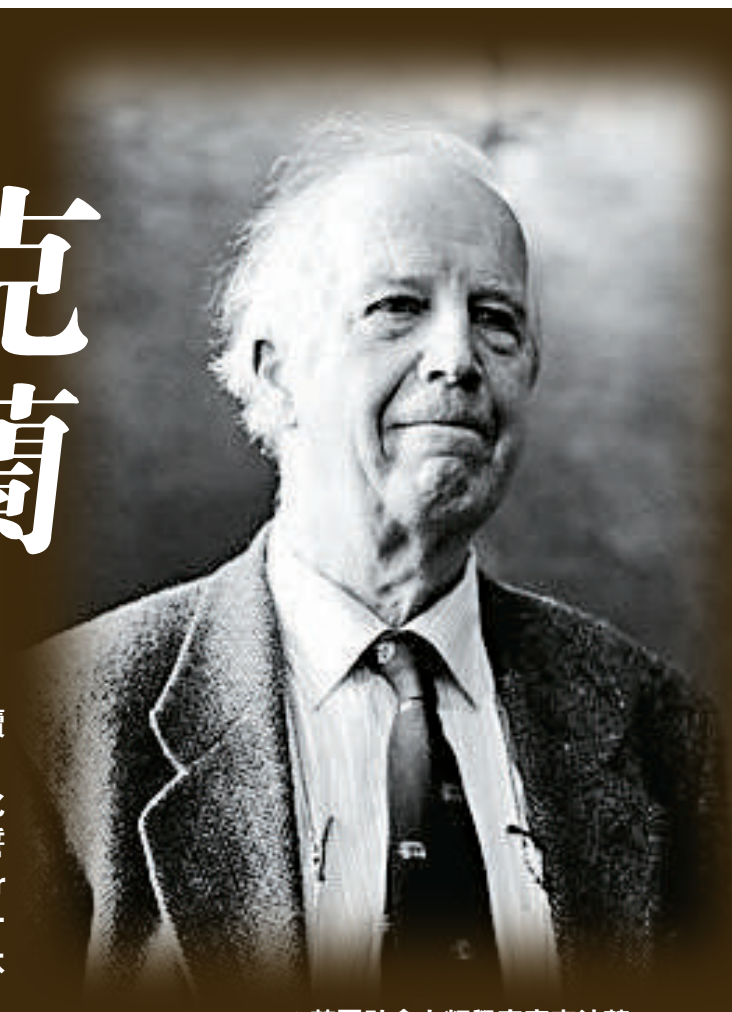
文茱茱

文學中的現代世界



▲今年是莎士比亞誕辰四百五十周年

上周適逢莎士比亞誕辰四百五十周年，當時手裡正在讀麥克法蘭的《現代世界的誕生》，腦子裡遂迸出兩個思考：「莎士比亞與麥克法蘭」、「莎士比亞的現代性」。莎士比亞是誰？你怎麼會不知道，當你面朝月亮向身邊的姑娘起誓陰晴不定的愛意，當你對着飄紅的股市念叨「To be or not to be」，又或者，《死亡詩社》中的男孩們念誦着十四行詩在仲夏的夜奔裡追逐自由與思想，莎士比亞早已如本瓊森所說：「並不囿於一代而臨照百世」。



▲英國社會人類學家麥克法蘭

麥克法蘭是誰？英國著名的社會人類學家、歷史學家，劍橋大學人類學教授，他在這本《現代世界的誕生》裡主要回答了兩個問題，一是現代世界起源於何處，二是「現代性」到底是什麼。對於第一個問題，他的回答乾脆而絕對：現代世界起源於英格蘭，這也成爲他的主要學術主張之一。地理學家大衛哈維在《巴黎，現代性之都》裡提出，現代化的神話之一，在於它採取與過去完全一刀兩斷的態度。他劃定的現代性場域是十九世紀的巴黎，佐證分析的文本是巴爾扎克。現代都市的銀行家、大企業家、高利貸主以及輕佻的女人構成了《人間喜劇》的現代神話，他們不再起源於神跡與傳說，而脫胎於日常現實，卻以更傳奇的方式映照現實。

人性的灰色帶

然而在麥克法蘭看來，早在十六世紀的英格蘭，甚至在更早的十四世紀，莎士比亞和喬叟就已經分別開始描繪他們所處的「現代世界」。而最令現代人惺惺相惜的，莫過於他們筆下的灰色溝壑，世界不再只是黑白分明，在人性的曖昧地帶，善惡可以轉換，道德標準失去了確定性和絕對性。

莎士比亞在這條溝壑裡安插了他的主角，讓他們面臨苦難的抉擇，展現未必符合內裡的表象——《哈姆雷特》中的克勞迪斯殺兄娶嫂篡位，本是罪大惡極，但在莎翁筆下，他又是精明幹練的現代君主。龐貝要麼殺死他的客人成爲寰宇之王，要麼在蒼白的高貴中自我放逐。

莎士比亞用每個人的生存困境和可能選擇，對人類面臨的根本難題發問：人應該怎樣活着？是成爲統治者還是詩人？可以爲了愛背棄家庭嗎？可以弒君嗎？這些困境成就了偉大的詩人、劇作家，而世界也在如此充滿張力的路途中走向現代、後現代，成年人需要生活在一個不斷妥協的世界，人們自我製造向另一個原則屈服的逃路，不停製造理性和意義來修飾自身的矛盾與荒唐。

資本主義與自由個體

對於善惡的混淆，莎士比亞提出的解釋之一是「金錢」，從農業社會聚變的資本主義社會，善惡可以互通，馬克思就引用過他劇作中的詩文《雅典的泰門》：

這是什麼？
金子？黃黃的、發光的、寶貴的金子？
……
這東西，只這一點點兒，就可以使
黑的變成白的，醜的變成美的，錯的變成對的，
卑賤變成尊貴，老人變成少年，懦夫變成勇士。
……
這黃色的奴隸
可以使異教聯盟，同宗分裂
……
莎士比亞對金錢和資本的看法解釋了人性的裂變與多元，也成了麥克法蘭對現代性理解的註腳之一。關於現代性的特徵，在東西方「大分流」的觀點中，資本主義和現代性只能從西方的特殊情況下孕育出來，麥克法蘭更從經濟、社會、政治、意識形態（宗教）多角度出發，認爲這四方面的徹底分立並形成制度構成了現代性。如亞當斯密所研究，莎士比亞筆下十六世紀中葉的英格蘭已經有了一個自治的、制度性的經濟體系，伴隨着活躍的市場、大量的商貿活動、發達的製造業、貨幣的廣泛使用、細緻的勞動分工；有了一個統一的、自治的、廣受尊重的法律體系；也有了一個與其他領域分離的政治體系，其中包含一位受制於法律的君王、議會上下兩院、下放到地方的權力、有效而比較公平合理的稅收制度。

在這個制度下，全民的生活日益富足。階級之間沒有法律上的區分，人人都忙於攫取財富和攀爬社會地位。農村不僅普遍流行「城市」價值觀，包括對時間、金錢、身份的態度，而且住滿了既有教養又有錢的紳士，以及「中等的」農人和匠人。

個人主義正式在這種背景中大行其道，在麥克法蘭看來，「現代」社會的要義是每一個領域彼此分立，因而家戶的宗教功能消失了，家庭生產方式也遁跡了。家庭、種姓或共同體不再高於一切，個人變成了一個完整的社會縮影，哈姆雷特高呼「人，宇宙的精華！萬物的靈長！」人不再依賴生來所屬的那個單位家庭，以一個自由漂浮的個人，進入各種契約關係，通過自身努力構建自己的地位，從而成爲一個以「自由平等」的公民身份去競爭的個人。莎士比亞的諷刺文學即主要建立在這種階級競爭的基礎上，英格蘭擁有一種現代的、開放的略和機遇，或曰一種精英主義。

▲電影《威尼斯商人》劇照

在這期間，子女對父母的盡孝轉變爲夫妻之間的盡責也成爲「現代性」的坐標之一，這種在法律和道德上不再維護父權的體系在盎格魯・撒克遜時期就已顯現，也成爲與當時世界上大多數地區極大的分別。莎翁的《奧賽羅》中勃拉班修與女兒苔絲狄蒙娜的對話便是極好的闡釋。父親對女兒說：「過來，好姑娘，你看這在座的濟濟衆人之間，誰是你最應該服從的？」女兒說：「我的尊貴的父親，我在這裡所看到的，是我的分歧的義務：對您說起來，我深荷您的生養教育的大恩，您給我的生命和教養使我明白我應該怎樣敬重您；您是我的家長和嚴君，我直到現在都是您的女兒。可是這是我的丈夫，正像我的母親對您克盡一個妻子的義務，把您看得比她的父親更重一樣，我也應該有權利向這位摩爾人，我的夫主，盡我應盡的名分。」

莎士比亞的巴別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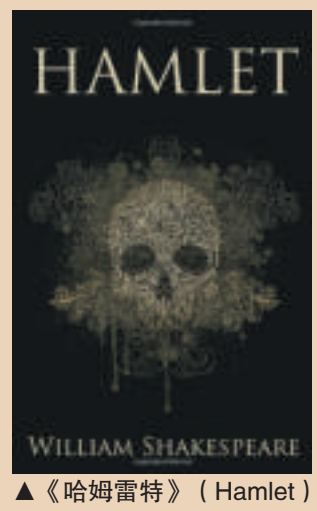
巴爾扎克的現代世界和俗世情景永遠圍繞着巴黎，而莎士比亞卻把自己教誨的起點設置在了不同國家和不同時代，在他著名的《威尼斯商人》中，他把衝突地點放在了具有共和精神的威尼斯，它花了幾百年時間捍衛自己的獨立，政府的有序形式使大部分公民積極參與政事，十六世紀末至十七世紀中葉，威尼斯被讚美爲現代優秀政治秩序的典範。

伴隨共和主義而來的是對聖經信仰的去魅，商業精神緩和了狂熱之情，韋伯也認爲，各領域的分立作爲一個「去魅」過程，是現代社會成長的關鍵一步。在莎翁的劇中，夏洛克對安東尼奧的訴訟完全依賴於法律，而且他深知法律的根基在於經濟，這種解決問題的模式已爲當今世界廣泛接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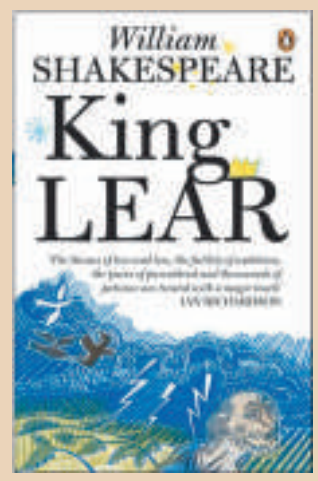
而莎士比亞在當時就已經開始試圖理解和反思法律、道德和信仰的複雜交織對人的影響。主角夏洛克和安東尼奧是猶太人和基督徒，除了道德，信仰差距使他們勢如水火，法律可以使他們休戰，卻不能解決所有問題，還需要人們具備良好的品行，莎士比亞藉此表達了人類終極分歧的天性——教義與法律也無法斬斷這個「戈爾迪死結」，事實上有研究指出，《威尼斯商人》中四個猶太人的名字似乎出自《創世紀》第十和第十一章，後者的主題便是巴別塔，這或許正是莎翁對人性，以及人的疏離的深切體察：「我們下去，在那裡變亂他們的口音，使他們的言語彼此不同。」

麥克法蘭在開篇便提出一個反進化論以及帝國主義的觀點，英格蘭是世界上第一個「現代」民族，但並不意味着他們在道德意義上更優越，按湯因比的觀點：進步倒是極不可能發生的，衰落和消亡才是正常現象。然而全書掩蓋不住作者對英格蘭現代文明秩序的驕傲，清華大學的劉北成教授在末尾的評議中認爲麥克法蘭的一些觀點有着「片面的深刻」，麥克法蘭的盾牌仍然是莎士比亞——爭議是現代世界的常態，他很習慣和享受這種爭議，就像莎翁《暴風雨》中的台詞：「不要怕，這島上充滿了各種聲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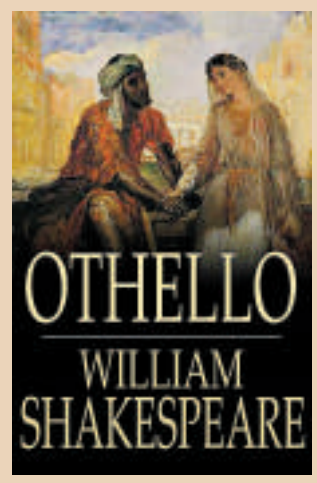
▶《現代世界的誕生》是二〇一一年麥克法蘭於清華大學國學院的演講稿匯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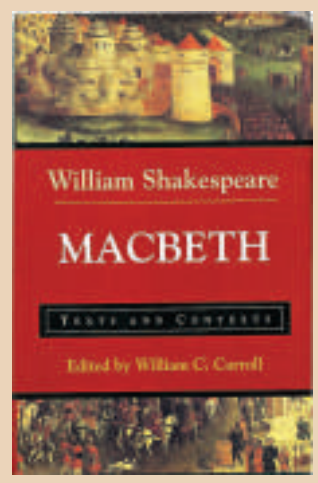
▲《哈姆雷特》（Hamlet）



▲《李爾王》（King Lear）



▲《奧賽羅》（Othello）



▲《麥克白》（Macbeth）

先鋒書榜

社科類	文學、小說類
一.寬忍的灰色黎明 出版：河南大學出版社 作者：[法]米歇爾・福柯等著	**一.來自新世界** 出版：上海譯文出版社 作者：[日]貴志祐介
二.發現者（上下） 出版：上海譯文出版社 作者：[美]丹尼爾・J布爾斯廷	**二.烏克蘭拖拉機簡史** 出版：中信出版社 作者：[英]瑪琳娜・柳薇卡
三.哈佛遺墨 出版：商務印書館 作者：楊聯陞	**三.金色筆記** 出版：譯林出版社 作者：[英]多麗絲・萊辛
四.陌生的中國人 出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作者：楊猛	**四.流動的斯文** 出版：浙江大學出版社 作者：王道
五.小萬神殿 出版：南京大學出版社 作者：[法]阿蘭・巴迪歐	**五.米沃什詞典** 出版：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作者：[波蘭]切斯瓦夫・米沃什

LIBRAIRIE AVANT-GARDE 先鋒書店

資料來源：先鋒書店

蘇萬興的《老餅潮語》

大公報記者　唐嘉慧

「介紹本新書過你，邨嘢嚟㗎，叫《老餅潮語》。」老香港說。

「講乜㗎？好唔好睇㗎？」新界仔問。

「你咪打爛沙盤問（璺）到篤，睇完之後包你話正。」老香港答。

一宿無話。

「本書你眞係無介紹錯，尋晚我睇咗兩頁就覺得好好睇，本來我今朝要早起身，但唔理三七二十一，一於睇完先至去見周公，本書果然正斗！」新界仔說。

「睇起上嚟，你頂櫳只係瞓咗兩個鐘，好啦，等我請你去飲咖啡，但係你埋單。」老香港說。

「邨」、「打爛沙盤問（璺）到篤」、「唔理三七二十一」、「見周公」、「正斗」、「頂櫳」、「埋單」都是地道的香港俗語，全都收錄在中華書局剛出版的新書《老餅潮語》內，作者是對本港古物古蹟、歷史掌故深有研究的香港考古學會永久會員蘇萬興。

「經常聽到我的孫兒們說的那些當今潮語，例如『O咀』、『屈機』，眞係聽到我O晒咀。我認爲每一年代都有代表其時代和社會特色的俗語，於是我忽發奇想，想把從我父輩口中得知，以及從生活周邊聽來的流行俗語寫下來，以作保留，希望子孫後代們，都知道我們曾經有這些潮語。」蘇萬興道出撰寫《老餅潮語》的原因和目的。

▲《老餅潮語》的作者蘇萬興　本報攝

「書中所載的一百二十七個香港俗語，有些出現於半個世紀或更早之前，其中大部分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被廣泛運用，甚至仍然流行於九十年代乃至現在。至於選取的原則，首先，對人不敬和具侮辱性的我一概不選，其次就是篩走那些一講就明的歇後語，而採用有來源的俗語，每個背後都有一個故事，並且要有趣味性和知識性，當中有歷史人物的傳聞軼事，例如『打斧頭』；有哄動一時的社會事件，例如『新澤西』；有反映社會現實的慘案，例如『六國大封相』；有的反映勞苦大衆的生活狀況，例如『踎墩』；有描述社會現象的，例如『一擔擔』。」說到構思和意念，蘇萬興眉飛色舞、如數家珍。

「這些俗語的出處殊不簡單，有其獨特的社會背景，並且具有歷史意義，當我們知道其來源和故事，便能從中了解當時社會的情況，以及各種社會問題。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前的香港，社會較爲貧困，人民生活艱苦，書中的一些俗語記載了那年代的香港人的面貌，他們都奮發向上，希望透過自己的努力去改善生活，我寫《老餅潮語》，就是要傳承，希望書內的俗語和香港人自強不息的精神，都可以傳承下去。」蘇萬興說出對《老餅潮語》的寄望。看來這本書就正如書中的俗語一樣，是有其歷史意義的，點只係一個老餅在說自己年代的潮語咁簡單？